

# 亡命客（下）

五天之后，文昌换了一身旧直裰，骑了一匹健驴，面容惨淡，象是换了一个人，沿官道向潼关，谁能指出他就是早些天鲜衣俊马的大盗蔡文昌？

他路引上的名字成了方昌，行业是江湖卖唱者。在洛阳，他买了一具琵琶，带一只随身行李卷，晓行夜宿，驱驴行，凄凄惶惶孤零零地上道。

他后面，一个白发老人，一个游方小道士，骑着健马在三五里后面跟进。他们是方嵩父女。白发老人面色泛黄，小道士也是黄脸孔，但眉目清秀。

七天之后，长乐坊长安三豪的秘窟门口，出现了文昌的身影，一身夜行衣，黑布蒙面。

三更正是更鼓声已落，城内夜市早散，城外黑沉沉夜静如死。

“笃！笃笃笃！”他叩响了请求开门的暗号。

不久，侧门徐张，有人伸手外出，手指三弹。

他回了三声轻响，闪入门内。庭中一灯如豆，插翅虎刚披衣入庭，见仆人引进一个蒙面人，吃了一惊，问：“咦！尊驾……”

“世明兄，兄弟的口音难道忘了不成。”文昌坐下问。

“请以真面目相见，”插翅虎的面色变了。

“屏退左右。”文昌笑。

插翅虎挥手令两名健仆退出，道：“不必露面了，老弟今夜来临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兄弟目下末路途穷，转来请吾兄设法周转一二。”

插翅虎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老弟，咱们彼此素味平生……”

文昌拉掉面布，大吼道：“不错，蔡某身为江湖人相交满天下知己无几人。”

“蔡文昌已身死洛阳，荣某已没有姓蔡的朋友。”

文昌面容未改。插翅虎竟反脸不认人，气得他剑眉一轩，站起来迫进两步道：“姓荣的，你的话无耻已极。”

插翅虎移向后庭口，厉声道：“阁下稍安毋躁，闹将起来彼此不便，有何需荣某效荣之处，请吩咐。”

“蔡某需要黄金百两，你给不给？”

“荣某不是财神爷，周济江湖朋友，常例是十至什两纹银，一百两黄金恕难从命。”

文昌系上面布，扭头便走，一面说：“范大哥说得不错，长安三豪他妈的确实不是玩意……那儿走？”

声出人闪，他到了门口突然闪电似的旋身返往回扑。插翅虎刚转身举步走向庭后门，没料到文使昌诈去而复来，等他发觉不对，文昌已到了身后了。

“来得好！”他怒吼，大旋身抬出，“猛虎回头”双手上下齐攻，抓住文昌头面胸膛。

文昌铁拳横挥，架开双爪抢入，“黑虎偷心”，一拳捣出。快！快的没有插翅虎的余地，“砰”一声铁拳着内。

“哎……”插翅虎叫，向后猛退。

文昌如影附形迫进，“砰砰吧吧”四拳暴响，拳拳着肉，插翅虎只感到眼前星斗满天，口中又咸又苦，“叭达”两声仰面便倒。

文昌一脚踏入他的小腹，冷冷地道，“狗东西！太爷早些天和你称兄弟，你他妈的叫兄弟叫得亲热透顶。太爷在洛阳被黑白道凶魔围攻，成了众矢之的，你便露出了卑鄙的面孔，不是东西。记住，你如果泄露了蔡某的行踪小心你的狗命和在长安的基业，休怪蔡某也反脸不认人。杀你这个畜生污我之手，暂留你多活几年。”插翅虎从昏玄中向外面追，蔡文昌早已不见了。

这些天来，文昌的伤并未完全复原，沿途并未做案，囊中金银已尽，不得已去找长安三豪设法，却碰了一鼻子灰，世态炎凉令他平空生出无比感慨。

他已打听出施若蔡父女已在五天前起程西行，按行程老少妇儒用马车赶路，一天不会超过八十里，沿途将有不少担搁，最多能赶到大散关附近，他计划走斜谷关，穿太白山古道至汉中府，赶两汉仍可在汉中府会合。

眉县，是风阳府在渭商岸的唯一县治。别小看了这座县城，这儿有董卓所造的万岁村，也叫眉村，是南下四川的古道口，自古以来，攻打四川的兵马，有五次都是从这儿出发的，邓艾伐蜀，便是五次中的一次。这里有一条古道南下斜如，出斜如关横越，“武攻太白，去天三百”的太白山区，穿超万山千水直抵汉中府，这条路不好走，沿途虎狼成群，必须结队而行，走上百十里不见人烟并非奇事，但走这条路比走大散关京线道近了两百里。

他盘缠已尽，必须找财路，金银是有主之物，在路上是捡不到的，而找金银的办法，只有去偷去抢。他并不愿偷也不愿抢，唯一的办法是向江湖好汉动脑筋。

他在眉县逗留了一天，捧着琵琶走遍了各处楼馆卖唱，唱他自己胡编的小曲，和眉县的地头蛇打交道，当天晚问，他策驴南出邪谷直赶太白山区，午夜不久，他向左抄小路奔向群山中的一座插天奇峰，那里是太白之狼，徐钟的英雄寨所在地，也是黑旗令主的一处西北根据地，在这一带专做没本钱的买卖，他胆大包天，向虎穴闯去，

快立夏了，但山区里依然春寒料峭，天空中浮云密布，看不到一丝星光，这一带山高林密，原始的参天古木一片青绿，与远处太白山巅的银色积雪形成强烈的对比，草莽中兽吼此起彼落，夜猫子的厉吼声震人心弦。

文昌在一座山沟内将驴藏好，根据白天里打听出来的消息找到了进入英雄寨的秘径，江湖人具有一个灵活的头脑，和狗犬似的寻觅追踪的本能，瞒在隐敝处的秘径瞒不了他，潜伏的暗樁也无法发现他的踪迹。

太白之狼徐钟，是南北一带了不起的绿林巨擘，眼线遍布各地，积案如山，在这儿，他有自己的弟兄，有他自己的山寨垛窟，做案地区远出数百里之外，官府无奈何他，有时四处剽经，飘忽如风，在黑旗令主来说，太白之狼是他最忠实的走狗，最剽悍的爪牙，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。

英雄寨中，有近三百名杀人不眨眼的好汉，有一座繁殖五六百匹良驹的山谷牧场，有俯瞰着各处登山要道的岩堡，和一夫当关万夫莫上的山寨。但这一切，却阻止不住身手高明的武林高手。

白天入山秘道上的各处山顶有望罗，晚上，秘涯之处有伏路小贼。

绿林好汉们不怕江湖朋友或者白道英雄找麻烦，只怕官兵大举进剿，来上十个弄山的人，算不了一回事，蚁多了可以咬死象，所以防范官兵进剿才是山寨强盗的要务，对零星前来讨野火的人不在乎。

文昌悄然往里淌，越过不少大意的暗哨，神不知鬼不觉便进入大寨禁区，直扑山脚下一座岩堡。

小垒堡不大，建有土墙和箭垛，后面有一条小径通向上面的大寨，是大寨的前卫触须，平时驻有二十余名小贼，巡风放哨警卫森严。

三更已过，夜黑似墨，一条黑影从小垒堡后面的小径悄然接近，到了第一道警哨的大树左边。爬伏在树下的小贼，刚发现身后有异声，扭头一看，脑门便挨了一记重击，向地下一伏，人事不省。

垒堡中一灯如豆，小头目的住处在最后一座屋中，别认为做强盗的人都是阔佬，绝不是大秤分金子分金帛随意可得的快活人，他们同样苦，只不过是有时享受而已，小强盗的真正痛快时候并不多，这小头目的住所，也不过一炕一被而已。

文昌潜入堡中，先制昏了守卫小贼，进入了小头目的住房，关上房门挑高灯蕊。他一身夜行衣，头上戴了只露出五官的黑头罩，象一个高大的黑色鬼魂，无声无息地走向下面并未生火的土坑。

小头目睡得正沉，一杯茶突然泼在他的脸上，惊得他一蹦而起，还弄不清怎么回事，脖子上已扣上了一只大手，低叱入耳：“老兄，清醒清醒。如果你不想死，切不可大惊小怪叫嚷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

小头目只惊得毛骨悚然，脖子上的大手坚如金石，炕头灯光明亮，眼前出现一个双目如巨的黑衣怪物，一把光耀耀的小剑，抵在他满是胸毛的心口上，他的胆子即使有天大，也不敢声张叫嚷，脸无人色地说，“有话好说，尊驾请明示来意。”

文昌在炕上坐好，笑道：“老兄，徐大寨主库中金银堆积如山，八辈子他也用不完，堆在库个长霉，你说多可惜？所以在下找你老兄商量商量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打秋风来的？”

“不！打秋风用不着动兵刃，抡窃子上线的。徐大寨主金银太多了。用不完，咱们要帮助他，假使他不肯……我！他会肯的，在下相信他会了解我帮助他的诚意。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老兄这儿设有极秘密的暗号通信息玩意，只稍出十万火急的警号，那么，徐大寨主必定亲自赶来迎接。呵呵！他不来便罢，来嘛在下得好好帮助他。老兄，警号的机关在炕后，是你自己来呢，抑或要我自己动手？呵呵？我相信你老兄的手脚不成不废，定然用不着在下多事的。”

小头目死盯了文昌一眼，然后伸手到炕后去抓一个铁把手，手刚与把手接触，文昌却伸手按住笑道：“老兄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。当来的人不是徐大寨主时，我想，你自己当然能想到后果的，一刀割掉脑袋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假使一刀没砍掉，或者只砍掉五官弄断手脚筋，那才糟哩。”

小头目长吁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假使寨主今晚喝醉了，将派三寨主前来迎接，在下岂不是死得太冤？”

“放心，哈哈！徐大寨主前天在西安府城鬼混，今天申牌左右方赶抵大寨，累得要死，怎会喝醉？”

小头目一咬牙，将把手一扳，苦笑道：“反正我这条命已操在阁下手中，你瞧着办好了。身为强盗，不死于格斗中，将生死命交付寨主来与不来，未免太笑话了。”

“人的生死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一举一动皆可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你何必发牢骚？”文昌若无其事地答。

柴堡中没有通向山寨的暗沟，藏着串直抵半山另一座柴堡的牛筋索，把手一扳，半山的柴堡便有警铃发响，再出堡中的人拉动通向山寨的另一条牛筋索，示知看守速通知寨主，说是山下下来了投奔山寨的武林高人，平时传警，白天使用牛角传音，夜间则举火示警。

皆因太白之狼是黑旗令主的忠实爪牙，而九宫堡的高手们经常做不速之客，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，所以设下这种传递消息用具，以便专程下山迎接。如果不是身份甚高的人，是用不着这玩意的。

不久，炕下传来了一阵刺耳的拉铃声。这是说，寨主正率人迎下山接来客了。小头目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大寨主下来了，太白山寨在下也无法呆下去了……喂……”

文昌突然一掌斜劈，击中小头目的耳朵，人应掌昏迷，然后将人捆上，塞在没生火的炕内，闪出外出。

他知道山寨有两三百凶悍的强盗，自己人孤势单，山寨中机关密布，冒险进入太过凶险所以要诱太白之狼下山，在山下动手。

柴堡中本有少些金银，但他不想去搜。同时，他恨透了黑旗令主，要不择手段拔掉令主的爪牙，只要有打掉令主的机会，他决不会放过，剪除羽翼，不啻在令主的脸上涂颜料，何乐不为。

真巧，远处一个贼人，正高举灯龙，引着三名客人入山，正走向山下第一座柴堡，这座柴堡，也就是文昌占据的一座，二十名贼人皆被制住，连看守和暗樁全没有了。

这三位客人，正是极乐僧的得意门人玉面虎颜如玉，邠州名武师行客童宁，太白山西麓号称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，赶上了。

太白山纵横数百里，东面是太白之狼占山为寇，西端是孽龙姜贵藏身之处，但这家伙并不是强盗，两人之间倒有深厚交情，身份一明一暗，同样不是东西。也由于一明一暗，利害冲突不多。

玉面虎走得慢，上次没赶上禹王沟之斗，也没赶上洛阳的风雨。

极乐僧扔下他先赶向长安找蔡文昌，叫他随后起来，他却在郑州找上了娇娘快活，沉迷在温柔乡中，等他闻声赶到洛阳，洛阳风雨已歇，师父极乐僧不知溜到何处去了，他只好在江湖流浪，把蔡文昌恨入骨髓。

蔡文昌逃出祝府，祝府被一把无情火几乎烧完。镇中原吴勇传出文昌伤在冷蝎高飞之手，可能葬身火窝的消息了，但江湖朋友不见尸体不死心，未证实之前当然存疑。上次文昌死在碧眼青狮之手的消息，事后证明无稽的这次也难令人信服，信的人不多。玉面虎不信，他要找文昌报西安府被辱之仇，到了太白山，自然要找老伙伴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，孽龙便带他到太白山之狼处盘桓。三人都是要犯，白天不愿自找麻烦，晚上赶来了。

文昌到了堡后，先看清了附近的地势，找来一把单刀。小贼们都用刀，他找不到可用的剑。

来路的方向有火光出现，山上也下来了五个黑影。有点不妙，怎么上下都来了人？有火光，他可能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，他的飞刀为三角羽箭，在江湖出了名，假使在火光下发出，势必暴露身份，如果不用暗器人多了麻烦得紧。

他将头罩紧了紧，冷笑道：“不用暗器，我同样可以打发你们，如有必

要，露身份并不可。”

山上的人来得快，距他站立的树下已是不远。

堡前，突然传出大叫声：“不好，有人挑了咱们的垛子。快！举火传警。”

糟糕！身后的柴堡火光大起，先到一步的引路小贼已发现堡中无人，在堡堵上早有准备的柴草堆上燃起了警火。

五个轻装大汉外披大氅，恰好奔得树下。

文昌知道，想秘密行事已经不可能了，突然闪身掠出迎面一站。他还不想暗中下手，要用光明正大的真本事在太白山扬威。

五大汉鱼贯向下飞掠，刚听到下面的人声。火光刚升，眼前便出现了戴头罩穿夜行衣的怪人，在前面突然现身，领先的太白之狼吃了一惊，向旁一飘，剥住了身形，厉声大喝道：“甚么人？为何如此打扮？”

文昌一声不吭，手一顺，藏在胁臂后的单刀亮出，仍站在小径上屹立如山，不言不动。

“奸细！”另一大汉叫，拔剑抢出又吼：“亮刀，朋友，是……”声到人到，已扑近文昌身前八尺。

文昌身形突动，迈出两步便面面对。大汉的剑头才离鞘，才想刹住身形，文昌已到，单刀发出奇啸，劈面就是一刀接上了。

大汉来势太猛，也没有料到文昌在寨主和四名高手之前，不但不逃命，反而不退反进，但见人影一晃，刀光突现，刀风亦到，百忙中闪身撇剑，要震开劈来的一刀。

文昌已志在必得，身形快，刀招狠，部位准，在剑身未到之前，已经贴身抢入，从大汉身后掠过，突地站在大汉身后，单刀横置身前，刀身的鲜血触目惊心。

旁观的人就看到刀光一闪，人影怎合怎开，如此而已。

大汉的剑在文昌身后飞过，半分之差，没刺上，他自己已向前冲，冲出八尺，突然身躯向右一扭，剑势将他的身躯带得向后旋转，脚下大乱，身躯乱幌，剑突地脱手，翻腾着飞出三丈外。

“啊……”他突地狂叫，想挺腰站稳，却慌忙栽到，用颤抖的手摸向肠子外冒的右胸侧，略一挣扎，终于寂然不动了。

变化太快，太突然，谁也来不及出手抢救，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黑夜中看不清双方交手的格式，大汉中刀后片刻惨叫栽倒，可知文昌这一刀确是极快极狠。

最先发话的大汉一声怒叫，脱掉大氅扔在路旁，拔剑跃出叫“好家伙，你这见不得人的无名狗，竟会闹到我太白山来了，本寨主要抓住你砸骨扬灰。”

这时，火光大明，从堡内奔出十多名引领玉面虎上山的小贼，十几支火把通明，无所循形。这位寨主生得尖嘴缩腮，灰鼠须，绿眼，狭额，身材干瘦，正是大寨主太白之狼徐钟华。

玉面虎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紧随着孽龙姜贵奔到，在火光照耀中，飞抢而出叫：“甚么人敢在山寨闹事？”

但太白之狼已不信他的，挺剑冲上，放出一招“飞星逐月”，凶猛地扑上，剑虹乍吐。

文昌一声长笑，单刀疾挥，“铮铮”两声清悦的金铁交鸣作响，火星飞溅，连攻两刀。

人影乍分，两人半斤八两，各向旁飘八尺外。

孽龙姜贵恰好赶到，已看清敌我，也恰好到了退势已尽的文昌身后，突地扔出一把飞刀叫：“纳命！蒙面小狗！”

玉面虎也突地拔剑，从侧方扑上叫：“颜某也打落水狗一记。”叫声中，剑头将近文昌背肋。

文昌转身运刀狂挥，手一抄接住扔来飞刀，再用刀挥接玉面虎袭到的同一刹那，飞刀突地出手回敬，大叫道：“还给你，来得好，着！”

先一句是对孽龙姜贵说的，后两句是说颜如玉。

“铮铮铮！”三声铿锵金鸣暴起，颜如玉一退再退，退出两丈外，俊面泛灰，但总算逃出文昌的刀影外。

“啊……”姜贵狂叫一声，他打出的飞刀反而插在他的腹部丹田穴上，倾倒向后倒。

文昌三刀迫退了颜如玉，突地拉掉头罩怒叫道：“原来是你这无耻淫贼，今晚是你遭报的时候了。”

玉面虎吃了一惊，也在找文昌雪长安受辱之耻，但真正面面对，反而心中发寒，脚迟疑，惊叫道：“亡命客蔡文昌！好！你这该死的小狗。”

文昌不等他语声落尽，疯虎般地枪进，刀光霍霍，劲风呼呼，一连三刀，将玉面虎迫得换了五次方位。最后“铮”一声巨响，玉面虎的剑被荡出偏门，中宫大开，刀光疾闪，文昌已贴身攻到，“顺水推舟”送出刀头。

太白之狼也恰好找到抢入的空隙，身剑合一射向文昌的后心，大叫道：“小辈该死！”

文昌感到剑尖迫体，不想和玉面虎同归于尽，带出刀锋向右疾飘。“嗤”一声裂帛响，玉面虎胸衣裂开，刀光在他胸前留下一条一分深的衣缝，太白狼的剑也落了空，几乎反而扑入玉面虎的怀里，危极险极。

文昌不该暴露了身份，玉面虎叫出了他的名号，麻烦大了。

早一段日子，黑旗令主曾经在这里停留过，山寨的人皆得到指示的务必全力擒捉或搏杀胆大包天的蔡文昌，赏格之重空前绝后。

随大寨主下山的四个人中，有一个突发厉啸，夺过一个小贼的火把，全力向文昌扔去，一道火光划空而过，三把飞刀后继。

所有的小贼，全应声把火把扔出，镖箭如雨，从四面八方向文昌集中。

火流激射，让人目眩，而无数暗器齐发，不易看清，任何未练至金刚铁体的人，难逃此劫。

文昌伤了玉面虎，也在间不容发中避过太白之狼一剑飘走八尺外，身形未落，火把和暗器已到，想躲已嫌晚了些，急切问无法可施，就好全力下坠，不用双足支持整个身躯向下倒。

“哎唷！”玉面虎惊叫，向后速退。

太白之狼知道他的手下要用暗器群射，身形下伏，贴地飞射三丈外，大声道：“要活的！”

文昌是暗器行家，但火把飞射，看不清暗器，等他感觉不对，可是来不及了，身就要接触地面，左肩后部中了一把飞刀，幸而他运力解除，飞刀的劲道被化去大部份，仅入三分，便停止不进，人贴地一震，飞刀脱堕，冒出一些血肉珠。

火把纷纷飞堕，落地便熄，其他暗器全部落空，黑暗来临。

蓦地，两条黑影在下方出现，两支剑就同狂风暴雨卷入斗场，惨叫声

倏起。

“啊……”倒了两个，一个稍高的黑影已突围而入。

另一个稍矮的黑影够辛辣，剑影厉疾，剑影声啸中，三位大汉先后倒下，下方便形成一个缺口，用清脆的声音喊：“快走！贼人就要大举出动了。”

不错，贼人已大举出动了，山寨火把通明，无数贼人闻惊向下赶。附近的寨堡，人群纷纷出动向这里赶。

文昌飞跃而起，顺手抓起落在身边的飞刀，向下狂冲，飞刀脱手飞射。

“哎……”太白之狼厉叫，飞刀刺在他的左肩窝上。假使他不是正好右足下登空，向右歪了下，飞刀把就插在他的胸口正中而不是肩窝了。

行客童宁正在右方不远，这家伙极精灵，蔡文昌已经可恶，再加上两个黑影相助，岂不如虎添翼？再不见机逃命，这条命不丢在太白山是怪事。他转头便跑，人向下速掠，突出了重困，随着两个灰影去如星飞电射。

行客奔出五六步，就感到后心一震，浑身麻木，足下不服从指挥，想站立却力不从心，偏向前冲。

接着，一阵奇痛袭到，想叫，舌头已经不听从使用发麻，足下一虚，“砰”一声倾到在地。手足一阵抽筋，逐渐停止了。他的后心上单刀贯体刀子从胸口伸出来七八寸左右长。

太白之狼咬牙切齿拔出肩窝上的飞刀，大叫道：“追！速追……”

可是文昌和两个灰影已经远出十丈外，隐没在夜色中，三两幌便形影都无。

文昌随着两个灰影飞掠，怪！他的轻功已到化境，但比起两个次影相去甚多，追了一里多，从三五丈拉远至十多丈之远了。他心中暗惊，大叫道：“两人请留步，请……”

他不叫倒还罢了，叫声出口，两次影突然加快，绕过一座山咀，突然一晃不见。

他站在山咀旁楞住了，弄不清两次影是人是鬼，突地，路旁小树尖上，一条白色纱布徐扬。他一把抢过，一阵香味深入鼻内。这阵香味他不陌生，可能在那里闻到过。

他一时好奇，取出火折子亮火细看。这是一条绣了几条兰花和一个“绢”字的纱巾。并不是汗帕，而是女孩子作为装饰用的纱巾，上面用发针划了笔划不连的十个字：

“不要惹事生非，好自为之。”

发针在纱巾一仁留字，极不可思议了，即使是利刃也不易为，不由他不惊。

“是女人，谁呢？”他惑然地想。

他想不起有谁会前来助他突围，却又留巾退走。

“娟，难道是方小娟？”他想起邻山相助的方嵩父女，小山弟弟的姐姐，他再一想，假如是小娟父女，怎会这么巧？也没有不见而别的理由。

“管她是谁，日后再说。”他自语，把纱巾放入怀中，转面回瞅。

后面火光冲天，大批贼人向这里赶。他冷哼一声，展开轻功如飞而去。

白闹了一夜，一两黄金也没到手，但他知道，黑旗令主正在为他大忙特忙了。

这条古道全程七百里，有桥阁二千九百八十九座，板阁二千九百九十二间，其中有些已经崩塌，行旅果足，极少有人往来，逐渐进入洪荒地域，

人烟渐少，快成为野兽强盗的天下了。早年，与汉中交界，曾设华连县，后来又改为真府县。

目前，这个县废了距府域两百二十里的洋州，也降为洋县，可知这一带的景况已是江河日下，人丁愈来愈少了！

进入了无尽的丛山，文昌只好把健驴丢掉；背起包裹挂起琵琶，孤零零地向南奔走。

斜谷其实是山区中绵绵无尽的谷地，也叫斜堡，北口叫斜，南口叫堡，也就是古褒国，妖姬褒女的故乡，也就是江中府的褒城，可知这条谷道极长哩！古道在丛山危水中盘旋，鸟道羊肠，飞崖绝壁比比皆是。

午间，绕过一道绝壁，古道向上升，远远地，水声如雷，五里上半山之中，出现了一座阁道，用巨木架在绝崖间，俯看下面千寻深壑。

终于到了阁道入口了，俯看下面千寻深壑，我的天！简直是给胆小朋友过不去寻麻烦。

上面，百丈飞崖几乎要往下倾倒，下面千寻深壑下怪石如猿蹲虎踞，滚滚水流奔驰澎湃飞珠溅玉，声势如万马奔驰，令人感到头昏眼晕心向下沉周身发软。而阁道宽仅五尺，外面的扶栏大都腐朽了，足下原来厚实的木椿木板，有些已呈现朽烂之象，万一足下失足，或者木椿朽塌，天老爷！这条命不断送在这里，必定是佛爷有灵，算是奇迹。

阁道长约半里地，人走上面，足下吱吱响，令人心惊胆跳，走到中段，突然，壁根下灵鬼般地站起一个虬须大汉，青巾包头，青劲装，腰带上挂了一把连鞘解腕尖刀，懒洋洋地站起，打了个哈欠，阴阳怪气地问，“老弟，歇会吧，聊聊天再走。”

文昌淡淡一笑，靠壁一站，说：“对不起老兄，在这种摇摇欲坠的阁道上聊天，在下委实无此雅兴。”

“老弟如害怕，也不会走这条斜谷古道，何必心虚？坐下了！前途凶险，听在下一一说明，走回头路还来得及。”

“呵呵！在下有点怪怪，从不想走回头路。”

“哈哈！”老弟，你小小年纪，不象是活腻了的人吧！”

“呵呵！不错，在下年未小冠，这时说活腻了，未免是早了些，老兄以为然否？”

大汉睁开懒洋洋的双眼，神光忽现，大笑道：“不错，哈哈！确是极早些。老弟，由何处来？尊姓大名？那条线上来的？”

“听口气，便是守路的好汉。”文昌挪了挪肋下的琵琶，笑道：“由眉县来，入汉中。”

在下不在线，卖唱的。请教老兄安窑何处，有何见教？”

“哈哈！看老弟的器字风标，岂会是走江湖的小混混？老弟，你认为在下的招子如此没用么？既然是借道过往，何不坦诚相示？”

文昌收了笑容，冷笑道，“阁下真要盘问？”

大汉也暗中戒备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寒泉山五丁神巴当家的山寨，不放过来历不明的人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绿林好汉的垛子窑附近要地，呵呵！老兄！这条古道行人稀少，油水不多，在这里安窝立寨，在下倒是百思不解。”

“咱们不在这里做买卖，反而保护路经敝地的行人肥羊，但却放不过前来探路的鹰犬。”

阁下的穿着打扮委实岔眼，身份值得怀疑，故而动问。尊驾在十里外已被敝寨的弟兄看上了，眼下危机重重，如不说明来意与表明身份，在下就好请你留驾。”

“你真要问？”

“不敢，就是请教。”

文昌迫进两步，沉声道：“亡命客蔡文昌，借道赶汉中的。哼？贵山主大概是黑旗主的忠实爪牙。告诉你，不惹蔡某便罢，不然……”

大汉面泛起喜色，踏前两步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老弟，你真是亡命客蔡文昌？闹长安洛阳，与宇内十三怪物多人做对的蔡兄弟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文昌冷然答。

大汉伸出大手要和文昌把臂，怪叫道：“老弟，天下英雄都是些浪得虚名之徒，就有你老弟是个值得喝采的奇男子。我，五丁神安巴平，一个不受任何人驱策，飘忽不定的大干贼，老弟，交个朋友，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过闻名，老弟果然与众不同，可肯交我这个绿林朋友？”

文昌心中一放，伸出大手两人把住了臂膀，笑道：“巴兄，你客气，我这个江湖小亡命，高攀了。”

“哈哈！蔡老弟，说这种客气话，你该打。走，到那里盘桓盘桓。早些天我才从洛阳回山，老弟你先一晚大闹洛阳回山，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恨不得走遍天涯海角与老弟亲近亲近。我与那黑旗令主是死对头，从未向九宫堡送常例钱，所以就好把垛子窑藏在深山绝壑之内，他也无奈我何，我可以把那天在邙山出面的狗东西的大名，一一告诉你。甚至无尽谷主那自命白道盟主的家伙，为何要派人寻你的前因后果。”

两人并肩走过阁道，向南面的寒泉山走去。五丁神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无尽谷主寻你的原因，是为了你传出金夺银刀惨杀唐河逸客洛长湖的事，要拿你返回无尽谷追究。哈哈！唐河逸客的事，老弟你确实是错了，并不是金夺银刀所下的毒手。”

“巴兄怎么不是金夺银刀所为？再说，我并未咬定是他所为，就是把那天唐河逸客临死前所说的话照实说出而已。”文昌气愤地分辩。

“哈哈！这事只有我才知道其中的详情。事发前的一天，我在长安南关长安老店中落店，无意中听到其中的秘半。说来你也许不信，但事实却在。”

“请教。”文昌答。

“唐河逸客真正的埋葬地，在渭河而不在那条山沟巾。老弟与非我人妖交情不薄，休怪兄弟直说，兄弟无意从中制造分歧，更不是造谣中伤的小人，死的那八个家伙，是黑旗令主的忠实走狗云中八寇，被人假冒唐河逸客下手擒获直至死地。”

“巴兄怎知有人假冒唐河逸客的身份？”

“兄弟在长安老店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。那是江湖中两个怪丐，一叫狂乞丐夏田，一叫怪丐冯韬，另一个黑衣人中，有一个的身材我极为眼熟，象是非我人妖的得力心腹狂风许天录。那夜，他们已把唐河逸客弄到手，由两个怪丐秘密捆着丢下了渭河，再由狂风许天录引诱云中八寇至郊外，假扮唐河逸客一举加以诛戮。他们的阴谋被我无意中看见，所以知道。两个怪丐事实是非我人妖的爪牙，狂风许天录更是非我人妖的左右手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不信。”文昌断然否认，速速断口。

但他心中其实很乱，他想到在大玄坛庙被拿的事，自己第一次见到狂

乞时，不是曾怀疑狂乞就是那夜用计捉他的人吗？那意味着非我人妖的一再临危援手，都是有计划地作弄他了。

五丁神淡淡一笑，往下说：“信不信用不着计较，但兄弟就把所见所闻照实道出而已。”

总之，那是江湖中极平常的仇杀，用不着多管闲事，其实，无尽谷与九宫堡之间，一黑一白，水火不相容，决无同臭相投的事，老弟放出消息说他们同流合污，确也是有点过份，也有挑起江湖人互相猜忌之嫌。”

“哼！邛山那夜据我所知，无尽谷和九宫堡都有人参予，事实胜于雄辨。”

“那是各为其主的事，他们并未同流合污，各行其是。为了这件事，九宫堡和无尽谷曾公开冲突了好几次，双方就展开了报复行动了，老弟概还不知道哩。”

“我才懒得管他们的闲事。”

“老弟大闹洛阳的第二天，他们在龙门公开比武，双方死伤十余人，相安无事的黑白道正式玩命了。更残酷的决斗，正在酝酿中，老弟，他们认为始作俑者是你，日后行走江湖，必须步步留心，如果我是你，最好暂时隐姓埋名避避风头，据兄弟所知，江湖朋友中，有许多人十分推崇老弟你的所作所为，兄弟也是其中之一，相见恨迟，请恕兄弟交浅言深直言无隐。”

“谢谢你，巴兄，眼下小弟不打算隐姓埋名。”文昌答。其实他也知道前途多难，假使黑白两道的人全都和他为难，后果是可怕了，他心中油然兴起隐居的意念，要好好用功地潜修，寻出体内的尸毒，但眼下他不能，他必须送施家父女安返成都再说其他。

五丁神摇头苦笑道：“江湖人如果处处树敌，对头满江湖，总不是好兆头，必须经常处身在风声鹤唳中挣扎，极苦了，老弟。”

“唉！那也是无法之事。”

“暂避风头也是好的，他们不长时间便会把你淡忘。老弟，看你的行走，定然是要由栈道入川，沿途英雄好汉为数不少，我把黑白两盟主之间互相往来的人，和我的知交朋友一一告诉你，万一有事。你可以寻他们相助一臂之力。这些人中，大都是血性朋友，为道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。哦！右面走，咱们上山，我的山寨快到了。”

第二天，文昌在五丁神殷殷相送下，踏上了南下旅程。一夜相谈，他知道了那夜郎山群袭的群雄名单，也对非我人妖的用意起了怀疑，也知道无尽谷与九宫堡之间，确是没有同流合污的举动。

他的思路成熟了，已划道平心静气权衡是非，任性而为与武断决事都不是好习惯，一言之词与冲动都是以蒙蔽理智感情用事。

他拒绝了五丁神赠送他的盘缠，依然包中无分文上道。

暗中跟着的方嵩父女，失去了他的足迹，赶到前面两里外，先赶到汉中府。

汉中府，原来叫做兴元府，这里是入川的咽喉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北面，是秦栈(北残道)，也叫陈仓道，北起大散关，过秦岭，经风州，到堡城，南栈道也叫金牛道，走自汉中南抵剑阁。

虽则早些年曾辟了一条南下巴岭，经孤云山，两角山，半仓山，而达四川的巴州，但狼虎成群，比栈道更凶残，极少有人敢走。所以由秦入川的商旅，必须经过汉中府走入南栈道四川，因此，府城万商云集，在这里合伙同行，市面十分繁荣。府城在汉江的北岸，市集在城南，有不少木船装载着

上产药材等物下放兴安州，水陆客商云集。城南城根直抵虎头桥附近，全是官府所兴建的仓库，“塌房”货物堆积如山，大东主与税吏来去不绝。

这一段直抵湖广地境的水路，正是汉江秃的财源所在地，财神爷全是衣食父母，可是，真正可以收取油水的地方，应该从兴安州算起，因为兴安州以上一段江流水势凶猛，小舟所冒的风险极大，没有人理会外加的勒索。

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大自然的凶险，人难以克服，汉江秃一群水上毛贼也知道不可做得极绝，自断财路，所以兴安州以上一段江水，他们就派人监视而不收买水钱，仅在紫阳、石泉、洋县、汉中四处，设了暗桩监视着财源。

上个月，汉中府出了大风波，有一批从审区运经四川入口的珠宝，由一群亡命之徒押运途径此地。

据说，这群人是朝中大吏所发的圣渝，奉命至边外二千里搜购的宝物，其中有皇帝老爷所用的红黄玉，这群人曾经深入吐蕃，带了许多猫眼，祖母绿，绿撒李儿石、红刺石，北河洗石、金钢钻，朱蓝石紫英石、甘黄玉鸦青石等等。

此时，皇帝老爷对宝物大感兴趣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拼命抽税，买珍宝供奉菩萨和神仙。使者陆上西至漠外万里，海上航至狮子国，一去十余年，回来必定带了无数异宝奇珍。

而一些封疆大臣，一方面为皇帝采办，宝石灵芝全要，一方面乘机授刮，中饱私囊，闹得乌烟瘴气。

为了这一批宝物，这一群亡命之徒从玉门关出塞，绕道打箭炉而回，奔波数万里，去时人数几百人，回来不足五十人，十分之九的人埋骨异城，或者做了野人和野兽的牺牲品。

黑白道群雄和江湖好汉，全都闻风赶至。岂知棋低一着，大家垂头丧气各奔前程，原来使者们到了成都府，便由布政使大人用八百里快传飞报京师，同时知道长江的水寇了得，万一有人在船下弄鬼，船沉下了江底，不知会有多少人的头要被砍，就改走陆路。使者到了汉中，锦衣卫的高手云集。少林和武当全是受朝廷供奉的僧官道官，一纸文书就来了一大群，雄霸北地的全真教弟子，也成群而至。一行数百高手，保卫着宝物浩浩荡荡走北栈道出宝鸡直奔京师而去。赶来想分一杯羹的好汉们，眼睁睁目送使者远去，垂头丧气各奔前程。

事情就过去了月余，汉中府又恢复了平宁。文昌就在这风平浪静中踏入了府城。

首先，他打问施家父女是否来到，其次，他必须寻盘缠。金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想在地下拾起也必须起个大早，没有金银，他无法活动用人打探消息。

不错，施家父女还没来，此栈道上太难走，一天走不到三四十里，他比施家父女赶得快。

入黑不长时间，他拿着琵琶走出了太平老店，信步朝大南门的兴隆酒店走去，他相信，在这山区里的汉中府，没有人会认识他蔡文昌，更不会有江湖朋友知道他是新近名震江湖的亡命客。

夜市初张，整顿整洁的南大街游人比蚁，西侧的店铺灯火辉煌，十分热闹。

突地，他感到头脑一阵晕，心口受到无情的重压，几乎肩朝外翻，喉

头作呕。

他歪扭地站稳，闭上眼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他知道尸毒又进入了一段经脉了。这种突然袭来的痛苦，须持续一会方可退去，这不是头次，他已不再惊慌。

他站在正街心，人潮在他身侧往来不绝，他却闭上眼默默地运气调息以下袭来的痛苦，对身外一切一无所知的情景。

不知几时，他身旁已没有了行人。

四名雄赳赳的大汉手持马鞭，叫喝声由此来了，四大汉之后，是一个身翠绿劲装的骑马少女，马前有一个马童，摇曳着马鞭缓缓来了，马后，也有四个大汉护卫。

马上绿衣少女年约十七八，梳三丫髻没系包头，穿上劲装周身的曲线衬得曲线灵龙，水灵灵的大眼，远山眉略嫌粗了些，尤鼻红咀，娇笑时风情力种。

看头上的三丫髻，是待嫁的姑娘，看身段和服角的风情，天知晓她的饱满肚胸是不是一片未放的处女地？

“让道！纪府的千金来到。”开路的大汉怪叫，好象是怕有人不知来的是纪府的大姑娘是的。

文昌正在强压袭来的无边痛苦，额上冷汗直流，脸泛青，面肉不停地动，怎知大汉是冲他来的？

“坏了！这位客官有苦头吃了。”走避的一个路人低叫。

马上的纪千金小姐勒停了马，马童一把抓住了马绳。看光景，这丫头的骑术好得有限。

“爬远！狗东西！”一条大汉来到文昌面前喊叫。

文昌吁出一口长气，身子一晃，他还没睁眼睛，再深深吸入一口气，并未移动足步，他知道有人找麻烦，但已到了紧要关头，痛苦的浪潮就要退了，不能移动，那会让痛苦更上升。

“打他！”马上的少女冲文昌的背影喊叫，好一个猖狂的小娘们。

“叭叭！”文昌的肩上受了重重的两马鞭，接着是两声让人难忍的臭骂：“狗东西！你的骨头生得怪。”

“叭叭！”又是两鞭。

文昌咬紧牙关，冲出两步。

“照实打他！”小娘们又在叫了。

“叭叭叭！”三声暴响，文昌就感到头上和肩胸如同火焰，七马鞭打得他眼冒金星，愤恨掩盖了尸毒渗入经脉的苦痛，他狼狈地转身，眼里的金星渐散，朝清脆的女人声音来处：“为……为何打……打我？”

街灯明亮，照见他大汗如雨的娇容。终于眼前金星和乌云散去了，他看清了马上的姑娘，也看清了四周的四名大汉，和驻足观看的不少过路人。

“为何阻路？你这该死的猪狗！”一名大汉大叫。

文昌举目环顾，用衣油擦掉额上的大汗，痛苦的浪潮未退尽，他没法动手雪耻，切齿道：“街路可……可通三匹马车，我……我怎又阻了你……你们的路？”

“打他！”马上的姑娘横狂地叫。

“叭！”一鞭打到，文昌的脸上出现了鞭痕。

左侧人群一乱，冲出一男一女，女的是一身白，白得耀眼，飞抢出来，

男的一身紫衣，深喝已发：“住手！休逼人太甚。”

大汉第二鞭正往下落，白影已到了，是白衣姑娘，伸纤手勾住大汉的手臂，脱手飞扔。

“啊……”大汉狂叫，平空飞出三米外，“八达”扑倒在人群之前。一个路人也曾打落水狗，突然一脚猛踢。然后往人丛里一钻，占了便宜溜之大吉，把大汉踢得鬼叫连天。

“打得好！”有几个路人怪叫。

人影突止，所有的人全吓坏了，一个小姑娘出手铜便把人扔出丈外，岂不可怕？

“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。”马上姑娘怪叫。

紫衣人好一表人才，脸色如古铜，剑眼虎目，三须黑髯挂胸，未怒先威，但这时却微微一笑说：“姑娘，假如你想家破人亡，太容易了。”说完，拍拍腰间长剑。

白衣姑娘也拍拍长剑，冷笑说：“小贼人，你认为本姑娘不敢杀你？你再叫试试？”

另一个大汉突然在姑娘身后扑上，要扣姑娘的脖子。

白衣姑娘可能身后长了眼，大旋身一手格分伸手的大毛手，左掌出如电闪，“叭叭叭叭”就是四记正反阴阳掌，四记耳光把大汉击切在地，大牙满地跳，衣衣呀呀挣扎难起。

白衣姑娘一声大叫，扑近健马。

“丫头，不可。”紫衣人叫。

马上姑娘银牙一咬，掉转马头扭头叫：“你们好好等着就是……”

文昌抹掉眼角的汗，咬牙切齿地接口说：“大爷等着。我说，你会受到恶报，你会家破人亡，你会死活都难，你会后悔你今夜的孟浪刻毒的横行。”

白衣姑娘突然转头，惊然叫：“呀！是你，是你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文昌也看清了她，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夏姑娘。”说完，扭头便走。

白衣姑娘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，紫衣人是她的爹爹四海神龙夏承光。

白衣龙女看了蔡文昌的面色，与及当街受辱的光景，便知他必定遭到难以忍受的变故，象他这种高傲的人，怎会在众目之下当街受辱？她感到一阵可爱的感觉泛上心头，这次相逢，也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和激动。

文昌的痛苦浪潮已过，脸容渐渐正常，谢了白衣龙女，扭头便走。

白衣龙女摇身抢出，粉面红潮上升，快快地说：“蔡壮士，你有困难，你必须……”

“在下从不知困难为何物，也许这八马鞭在我来说，忍受下来太困难了，但我会好好地回报他们。”文昌抢着说，大踏步朝前面人丛里闯。

四海神龙摇身拦住，笑道：“蔡壮士，你我并不陌生。”

“不错，龙驹寨我们有一面之缘。”

“在下夏承光。”

“呀！是四海神龙夏前辈。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……”

“蔡壮士，不必说这些场面话虚伪客套。你有困难，脸色泛青，冷汗未收，是……”

“晚辈不劳挂怀，生平不惯受人怜悯，对不起，晚辈要去讨生活，少陪。”文昌抢着说，拱手行礼，傲然举步，往人群中一钻，飞步走了。

父女俩怔在当地，脸上无光。

“好一个刚强高傲的年青人”四海神龙喃喃地说。

“爹，盯住他，他需要帮助。”白衣龙女焦急地叫。

“他不接受我们的帮助的，那次你也是在大街上折辱他。”四海神龙摇头苦笑。

兴隆酒店，是汉中府最负盛名的酒店，是单纯的宴会小饮高尚的场所，来往的官客几乎全是殷实的商人和过客，没有风月点缀，听不到笑啼燕唱。

酒店是两层，楼上楼下布置得古雅朴实，四壁挂有名家的字画，大庭的正壁高挂一幅大中堂，果然是大宋名书法家蔡包的行书诸葛武侯出师表。

楼上，设备同样古朴，但有四座屏风隔了一角雅座，那是便于客人携女眷小饮的所在。

文昌装了一肚子的愤怨，登上了酒客众多的二楼，找到一名店伙，堆下笑脸，“劳驾这位大哥给我一个座位，小可是卖唱糊口的。”

店伙倒也和气，笑道：“老弟，你来得正好，有几位大爷正要找一个歌手，随我来。”

靠右窗下一张八仙桌上，坐了五名眼眉大眼的粗豪大汉，穿青直裰，青帕包头，臂下挂着百宝袋，腰带上紧着细窄三尺皮鞘，让幅不大，一眼便可看出那是便于水中使用的分水刺或者是三凌钢铁兵刃。

后首，是四个青衣小帽的中年生意人，正在低声谈笑浅酌低斟。

店伙将文昌引到桌旁，端来一张四脚凳，向一个留了掩口须的中年人陪笑道：“陈爷，真巧，给小可找来了，这位老弟听候爷台吩咐。”说完，扭身告退。

“诸位爷台请赏光，小可听候吩咐。”文昌说，一面解开琵琶包，欠身告坐。

四个中年人相当和气的留掩口须的中间：“你会吟诗词么？”

“爷台请吩咐。小可略知一二。假使诸位想听一些悲壮激昂的小曲，小可自己却编就了一些，只怕难令诸位满意。”

“好吧！听你的谈吐，想来必定不俗。”

文昌调好了弦，一阵清越的弦声袅袅腾升。接着，低沉而铿锵的歌声响喝行云。

“铁拳如电，剑上光寒，利剑出，闯刀山。

叱咤风云兮，英雄气短；情真爱挚兮，儿女情长。

那管他，洛阳花似锦，不贫恋，江南好风光。

功名富贵如朝露，妻财子贵如浮云。

人海茫茫今，任我浮沉，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

人声候静，上百位酒客的目光全向这儿注视。

四海神龙父女，悄然在远处角落入座。白衣龙女的星目中隐有泪光，低声喝然道：“可怜，他竟然会落魄如此。”

五大汉中之一突然怪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他妈的替谁吹牛？口气可不小，但确是唱的好。”

文昌不加置理，弹他的节奏，细碎如珠走玉盘的弦声，在空间中跳动，动人心弦。

他强制自己不可冲动，不可生气，不可露名号，因为施家父女不久会赶到汉中府，无论如何，他不能闹得大凶，免得引来麻烦，影响了施家父女

的安全。他对施姑娘的敬爱和感恩的心情，使他忍下了无名怒火，如果在平时，他不动手揍人才是怪事。

节奏的最后一个音符徐落，低沉而苍凉的歌声候起：

“海角天崖，梦魂飘泊。

饱赏了人间辛酸冷暖，走遍了万水千山。

亡命人海兮，凄复悲；

壮士一去兮，儿时回？”

歌声徐落，余音袅袅，弦声徐落，音符似乎仍在众人耳畔萦绕不去。

远处一个角落中，一个小道士突然伏在一个白发老人怀中，似在抽噎饮泣。

白衣龙女眼角出现了晶莹的泪珠，哀伤地注视着文昌的背影。

楼中沈静了片刻，有人喘出一口大气的方恢复了先前的喧闹。

文昌脱下头巾，神情默默的站起默默地向留掩口须的中年人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声说：“献丑了，污了诸位爷台的清耳。”

中年人掏出一锭五两银锭，放入头巾也低声说：“谢谢你，青年人。这一生中，我第一次听到如许动人而饱含感情的歌声。”

“感谢大爷。”文昌欠身谢谢，低头退走。

蓦地，脚下被人一勾，几乎跌倒，怪叫声暴起，“好小子，在这儿坐下来，给大爷再来一曲。喏！这是赏银，你他妈的先收下。”

原来是五大汉之一，一锭一两白银几乎伸到文昌的鼻尖上。

文昌强忍怒火，吸入一口气一面吹起琵琶。这碗饭吃来太困难，他在心中发誓，再也不吃这碗窝包饭了，即使是打家劫舍要用性命去换饭吃他也甘心。

“对不起，能可另有主顾，少陪了。”他不无表情地答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大汉一巴掌拍在桌上，杯盘碗筷在跳舞，叉腰站起鼓着大牛眼，怒吼道：“甚么？你他妈的小王八旦不识抬举，竟然一口回绝我李大爷的要求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你再比比试试？”

整楼的食客，全数大汉的大嗓门所惊，顿时鸦雀无声形势紧张。

楼梯突发暴响，奔上三个高低不同的狞恶大汉，在梯口便怪叫道：“李老弟，怎么回事？”

大汉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大叫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王八旦的可恶，不识抬举，我要好好治他。”

三个人奔到桌旁，文昌扭头望去，心中一惊，暗说：“真他妈的见鬼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看来，不动手是不行了。”

来人一个是光头中年人，是汉江秃蛟凌远。

另一个是高瘦个儿死样怪气阴沉沉，是梭鱼种豪。

矮个儿象武大郎，五官摊在一块儿，是水鼠管江；

都是老相好，照了面。汉江秃放风采依旧，只是脑袋顶门那一块被飞刀刮掉的头疤更光更亮。水鼠管江的右边大牙掉了好几颗，是文昌给他留下的纪念。

汉江秃蛟看清了文昌的脸容，大吃一惊，情不自禁退后两步，堂目结舌地叫：“你……你姓……姓蔡？”

文昌知道瞒不了，冷冷地答，“凌当家，你好，咱们一年不见了吧？买卖怎样？”

先前语出不透的大汉，瞪着大眼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如见鬼魅地往后退，“砰”一声砸倒了一张坐椅。

文昌近来名震江湖，汉江秃蛟岂能不知？只吓了个冷汗直冒，脸色泛灰，一躬到地说：“蔡兄恕罪，在下在下不敢，李兄弟多有冒犯……”

文昌心中大奇，怎么？这家伙怎不记一飞刀刮掉头皮之恨，竟然如此客气了？他却不知他的名号在江湖中所享有的地位和份量，难怪他会感到奇怪，他闪在一旁，抢着说：“凌当家和种、管两位好汉，是来报当年龙驹寨之恨么？”

“蔡兄言重了，在……在下……”汉江秃蛟语不成声地答。

文昌举步便走，一面说：“请借一步说话，在下有事请教。”

汉江秃蛟心中有如十五个另桶打水七上八下乱升沉，提心吊胆跟着下楼，低声说：“蔡兄但请吩咐，凌某听候差遣。”

两人到了大街，走了个并排，文昌低声道：“首先请不要透露在下的行踪。”

“凌某遵命。”

纪府大姑娘平日，在外耀武扬威，老远地人们便走避一空，谁也不理她，她的威风没有人欣赏，发泄的对象愈来愈少。

今晚，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倒霉鬼蔡文昌快意，却被白衣龙女父女两人强出头扫了兴，更打伤了她两名健仆，甚至要拔剑杀她，文昌最后那一络刻毒的报复性威胁言词，也令她怒不可遏。她狼狈地奔回乃姐官宅中，如此这般一诉。

鹰爪四出，要捉拿月前谋劫钦差的要犯，事情闹大了。象这种任性凶横的女人，确是少见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由她可以知道她的父亲在汉中府是甚么样的货色。

这鬼女人在乃姐处等候消息，可是等了个空，不但挨了八马鞭的人逃走了，连打了她的健仆的父女俩也失了踪。她等得怒火冲天，三更天方恨恨地返回家中，惊怒交加中，她慌慌登上自己的锈楼，支使着仆妇丫环替她准备晚妆用品，愤怒地进入绣房。

蓦地，她感到毛骨悚然，心向下沉，粉颊泛上了苍灰色。想叫，但喉咙似乎塞住了。想动，却感到浑身发抖。一阵寒颤通过全身，睁大着眼睛死死地注视着妆台上的大铜镜，如见鬼魅。

不错，确是有鬼魅出现了，大铜镜中，清晰地映出她身后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，黑头罩只露五官的鬼影，一对大眼神光电似，委实吓人。香闺中出现这种鬼怪，她怎能不伯？胆子都快吓破了。

鬼影的巨大虎掌伸出了，落在她右肩上。

夫！不是眼花，不是幻影，肩上确是感到有东西落下，她全力扭头一看，张大樱口想叫。

“啊……”只叫了半声，肩上的大手便扣住了她的咽喉，恐怖和死亡的感觉袭到，她立即昏厥。

怪影正是文昌，他来了许久了。他一咬牙，将纪二小姐扔到在床中，取过一壶冷茶，淋在鬼女人的头面上，再一掐人中穴，纪二小姐悠然醒来，恐怖地嘎声叫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是人是……是鬼？你……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向床后退，伸出颤抖得极厉害的双手，要拉绵衣蒙上头。